

今天來到灼見名家論壇，與在座各位分享高等教育的問題。我知道在座各位校長、來賓都有很多灼見。我來香港六年多，最大的感受是我發現香港人的 IQ 非常高，是世上最高的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，可以上網查閱。今天所說的話都有根據，不是隨便亂說的。

（編按：根據歐洲一項全球智商研究發現，香港人平均智商高達 107，在 185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一。）

今天我想藉著灼見論壇跟大家分享我對「香港高等教育如何維持國際優勢」的看法。香港的大學在國際間的表現一直非常優秀，但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強呢？我認為有兩點我們可以加強及改善，以保持我們的優勢。

首先，高等教育界要培育創新思維，須有傑出的教研人才和尊崇學術的氛圍，提供創新的空間。故此，我們必須保持大學校園的獨立性和自主性，堅守「學術至上」的原則，決策標準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擾。

在招聘優秀學者方面，假如沒有現代化的做法與心態，推動創新必然是個奢望。現代化需要檢討大學開設的課程，對於過時的課程要修正、淘汰；另外，我們要把眼光放遠大，不要只限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，而要去爭取大陸、亞太及世界地區的發展機會。

其次，我們應該加強教研合一，意思是把教學跟研究合併在一起。然而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們的社會做得還不夠。

時至今天，仍有不少人對教研的關係不甚了解，仍然認為研究會影響教學或者教學必定會阻礙研究。一般人把教學跟研究分割，以為做研究的人，就只是負責出論文，而教書的人則是很會說話的人。但實際上，中國有史以來，會教書的人是不太會說話的。但是，他們所說的都是有內容，有份量的。

我們常言道：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」。術業有專攻方面，在一些先進的地區，會把它們的大學分門別類，而總共可以分為四類不同的大學。第一類是博雅教育大學（**Liberal Arts School**），乃四年制，最有名的博雅教育大學就是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（**Princeton University**），普林斯頓大學成立於 1746 年，是一所私立大學，這類大學的特點是一班的人數比較少，而且十分注重師生關係和師生比例，學費非常昂貴。

第二類大學就是我們常說的專業大學，世界上有名的專業大學有：美國的麻省理工大學（**MIT**）、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（**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**）和日本的東京工業大學（**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**）。麻省理工大學成立於 1861 年，主要提供科學、科技課程。這類大學強調專業教育，專業教育指一所大學擁有非常優秀的工程學院、商學院、醫學院、法學院，它不像博雅教育大學般寬廣，但它比博雅教育大學專業。

另外，在 1862 年，美國參議員賈斯廷·莫瑞爾推動《贈地法案》，當時美國通過國會立法，通過此法案，由政府免費提供土地用以創辦贈地大學（**land grant university**）。贈地大學原先的宗旨在於教授農學、軍事戰術和機械工藝。但到了二十世紀中，密歇根大學（**University of Michigan**）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（**UC Berkeley**）把它推廣成綜合性大學（**Comprehensive University**）。這類大學的課程比較完備，例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（**UC Berkeley**）和日本東京大學（**University of Tokyo**）。就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例，她有約 130 個學系，可提供接近 8000 個課程，是一所比較全面的大學。而這類大學規定每位學生都必須修讀一些通識教育（**general education**）學科。

最後一類則是專科大學，例如位於美國紐約市的朱利亞德學院（**The Juilliard School**），朱利亞德學院成立於 1905 年，乃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學校之一，這是一所專門攻讀舞蹈、戲劇和音樂的高

等學院。這類學院的特點在於只專注在某個特定的學科或特定的範疇，有時候是音樂，有時候是藝術，有時候是體育，旨在重點培訓某類學生，把一個人很專注，很重點的去栽培。這種大學跟博雅教育大學（Liberal Arts School）剛好相反，博雅教育大學（liberal Arts School）著重寬廣，而這種大學則著重深入、專門。

其實大學就跟大家讀商科一樣，必須有一個利基（niche）。利基是指大市場中的縫隙市場。而因應這些縫隙市場，各大學便有所不同。但言歸正傳，在這四類大學裡，並沒有任何一類是把教、研分割的。這四類大學都要求教授做研究的同時，也要兼顧教學工作。這並不難理解，今天世界、科技進步得那麼快，如果不做研究，根本無法與時俱進。我讀大學時，對於攝影、相機非常感興趣。那時候我懂得拍攝，而且也精於拍攝，但是這些年都沒有拍了，皆因這些年都竹戈沒有對拍攝和相機做研究，所以我肯定今天你們所用的相機，我都不會用。

由此可見，如果不做研究的話，那教授教甚麼呢？教授若不做研究，不與時俱進，那教授所教的內容會過時，而且也會遠遠落後於學生。you are already outdated, you are behind the student. What can you do? What can you teach?

另一方面，如果說教授在大學裡，只做研究而不教學，那教授在大學的功用是甚麼？對學生又有甚麼效用？What is your utility? What is your marginal utility for the student? 而且，我深信教授要把所做的研究轉化為知識，把知識傳授給學生，與此同時，教授可以跟學生有交流，教授可以從學生身上得到很多回饋。我上課時常常跟學生說：「你不必相信我所說的，你必須消化、思考我所說的。」雖然傳道、授業、解惑是中國傳統的想法，但我認為這種模式已經過時。傳道、授業、解惑所指的是老師教，學生聽，而學生有困惑，就由老師作解答，是非常單向的，但這並不足夠，它缺少了我們常

說的格物致知，格物致知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，從而獲得知識。因此，我才會這麼強調做研究，做分析，消化知識。

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媒體到這裡做採訪，好的新聞記者必定是做了研究再做採訪的，對不對？（眾笑）如果說一個新聞記者沒有做研究，他不能成為好的記者；如果說一個教授並不做研究，他也不能成為好的教授；反之，如果教授做研究但並不跟外界溝通、交流，他亦無法成為好的教授。作為一個優質的高等教育，我們必須把教、研合一，在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之外，我們也要做到格物致知。謝謝。

## Q&A 環節

問：在現今這個大時代，大學有何作用？大學能夠發揮甚麼作用令香港向前走，而且走得更好？

答：香港的社會跟美國的社會不一樣，其差別在於我們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很忙，每一個人都想了解每一件事情，我們每個人都怕了解得不夠深入。我有一句話作回應，「術業有專攻」。我們每個人如果能夠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，這就是一個大同世界。所以以大學而言，如果大學可以把份內的工作有個優先次序，然後把它做好，我想這就會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社會。我們也不需要忙得很，然後成效也不見得非常好。